

陝西傳統劇目匯編

郿 鄠

第三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郿 鄠

第三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一九五九·西安

目 录

胭 脂.....	(735)
鴛 鴦 譜.....	(803)
紅 灯 計.....	(851)
反 大 同.....	(891)
三 进 士.....	(937)
白 兔 記.....	(987)
四郎探母.....	(1035)

胭

脂

剧 情

这是根据聊斋志异第四册同名故事編的戏，編者不詳。1842年（清、道光22年壬寅）秋七月訊鏡詞人“胭脂罵”脚本刊出。鄆鄂脚本不知何人手笔。两个剧本的細节也有些出入。

以前有个善医卞璋，他女儿名叫胭脂。和鄰家嫂王氏閑玩中見鄂秋隼，得相思病，王氏愿为媒。王氏与秀士宿介暗暗早有姦关系，在床头把胭脂的事說了，宿介趁机前往，胭脂拒絕苟合，宿介抓了她一只鞋，拿着回王氏处过夜，却掉到窗外了。另有毛大，早已想上王氏，不得手，这一天心想宿介住在王氏家，意欲捉姦，到王氏院中，竟得一鞋，窗下窃听，得知胭脂的情事，毛大乃持鞋前往，入卞家，誤扣窗門，卞璋出来追赶，竟被毛大杀死。这案子首先当地知县沒弄清，又經府尹还是胡涂，最后由学政施閏章①平明。

这是有名的难判案件之一。这个剧本也較为完整現成可演，但如果在人物（特別是王氏）按照原小說予以修正，情節詞句上再加以精鍊，尙更可觀。此剧又名“胭脂判”“龔王氏”。

①施閏章字愚山，清順治时江南宣城人，曾官山东学政，范松齡出其門下聊斋胭脂传后，并述与愚山是師生系关，感其知遇。这剧原本作施賢，官鎮京總督，系誤传。且似与施世綸（施公案之施賢臣）相雷同。

次 場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場 場 場 場 場 場 場 場	上 探 偷 杀 驗 探 復 明	攻 病 情 卡 死 監 审 冤
---------------------------------	--------------------------------------	--------------------------------------	--------------------------------------	--------------------------------------

人 物 表

卞 璋	老生	牛 医	汪县令	丑	地 万 官
秦 氏	老旦	卞 妻	鄂盛林	老生	鄂秋生
胭 脂 (卞云)	小旦	卞 女	鄂 母	老旦	母
王 氏	彩旦	樊 存 妻	吳文魁	須生	知
鄂秋隼	小生	秀 才	施 賢①	小淨	鎮京
毛 大	淨	杀 人 犯	乡 約	老丑	
宿 介	小丑	王氏情夫	地 方	小丑	
溫 存	杂	王氏邻人	獄 卒	杂	
溫 能	杂	王氏邻人	衙 役	杂	
襄 存	副生	王氏丈夫	校 丁	杂	
鄰人甥舅	杂				

第一場 上 坟

(卞牛医及卞妻上)

卞牛医：(念) 光阴茫茫似箭穿，
人生何曾还少年。

屈卞妻：(念) 愁忧百年若改换，
誰作膝下拜老男？

到秀士：愚下牛医，东昌人氏。姓卞名璋字自新。

卞妻：老身秦氏。(入座)

卞：娘子，你看今日时逢清明佳节，家家兴坟祭祖，你我夫妻也該坟塋祭奠。

卞妻：正要兴坟拜祖，紙錢水酒齐备多时。

卞：如此喚女儿到来，囑託囑託。

卞妻：女儿走来。

(胭脂上)

胭脂：(念) 謹遵父母訓，
时常行孝心。

奴家姓卞名翠云，小字胭脂。爹娘有喚，只得去見。(入拜)爹娘万福。

卞牛医：我儿少礼。那里有座，坐了再敘。

胭脂：上边謝座。(拜，入座)这是爹娘，喚儿到来有何言教訓？

卞牛医：这是儿呀，那有常常教訓之理。今逢清明佳节，父和你母

奔上坟祭奠；我儿好好照管家屋之事。

胭脂：爹爹放心。孩儿谨遵父命。

卞牛医：既然如此，打座客厅，听为父道来。

（五更）未开言泪漣漣，

翠云儿听心間，

我今上坟祭奠，

唉，到后来何人与我化紙錢！

卞妻：（接唱）官人不必痛伤情，

有輩古人你当听，

昔日馮尙多积德行，

到后来生下一子接后宗。

胭脂：（崗調）二老且把寬心放，

孩儿有言听心上，

假若还二老把命断，

孩儿将你送坟園。

卞牛医：这是儿呀，好好謹守門戶，我便去了。

胭脂：送爹爹。

卞牛医：我儿免送。（下）

卞妻：（五更）临行多叮嚀，

卞翠云儿当听：

謹守門戶勤务針工，

且莫要門前貪玩任意行！

这是儿呀，好好看守門戶，为娘我去了。

胭脂：奉送母亲。

卞妻：我儿免送。（下）

胭脂：（五更）見得父母登阳关，

低头心自參，

奴若是堂堂男儿汉，
焉有待父母常掛牽。
我母臨行囑託言，
叮嚀有万千，
移步向前忙把柴門掩，
也免得外人恥笑說閑言。

(閉門入廳取針織)

(龔王氏上)

王 氏：(崗調)強盜在外把苦下，
因為名利走天涯，
我婆娘好吃好穿貪玩耍，
串門倒戶不占家，
这几日沒見大姐娃，
我不免去和她嗑閑牙。

奴乃賽壯丹王氏，自幼許配龔存為妻。这几日強盜不在家中，我婆娘真正遊手好閑，好一向未見下家妹妹，今天閑暇无事，不免前去和她閑談閑談。

(崗調)強盜时常在外方，
家丟奴家懶婆娘，
懶務針工勤梳妝，
串門倒戶遊街巷，
搽胭脂抹粉巧打扮，
遊合上庙上会场，
庄稼汉人儿瞧不上，
草草愛的美才郎。

哎呀，說說話話，來到下家門首。(叩門) 賢妹妹開門來。

胭脂：（接唱）双环速声响，
上前理应当。

（門开，相見）

哎呀，原是舅家嫂嫂到了，請到家中。

王氏：要到家中。

胭脂：嫂嫂請坐。

王氏：一同坐了。

胭脂：动問嫂嫂，不在你家，来到我家所为何事？

王氏：这是大姑娘，怎么不見叔叔姪姪，向那里去了？

胭脂：嫂嫂有所不知，今是清明佳节，我二老坟塋祭奠去了。

王氏：这便好了。大姑娘，你看今天清明佳节，家家兴坟祭祖，街坊上人来来往往，如此熱鬧，你我二人以在高楼上仰望
仰望。

胭脂：嫂嫂你看，誠恐街坊上流浪子弟瞧見恥笑，如何是好？

王氏：妹妹，你为人太得小心了。

（崗調）你为人小心太謹慎，
閨閣女怎能惹風塵，
你我莫加愁忧悶，
怕什么偷花盜柳人。

胭脂：既然如此，嫂嫂請上樓。（走動）嫂嫂隨上些，嫂嫂上樓來。

王氏：來是來了呀。

（先后上樓）

胭脂：（崗調）上得高樓四下望，
一街兩巷鬧嚷嚷，
家家戶戶把坟上，
紙錢好似白雪霜。

(二人在楼上观望景徽。鄂秋隼上)

鄂秋隼。(接唱)正在南学把書看，
发奋苦讀圣先賢，
我父亲差人把我喚，
但不知所为那一端。

小生，鄂秋隼，正在南学看書，父亲差人喚我回家，不知此情为何。适才問告别我那先生，回家須要問个明白。是我行走大街，忽听高楼以上，嘻笑喧天，不知何人在此，待我上前看过。(抬头望)唉呀，原来是卞善医女儿 和那葬存之妻王氏，但不知見了小生因何而失笑？是了是了。我想妇女所在，尽是是非場中，我不免低下头儿，佯裝卖脸，寬轉几步，走是走了吧。

(崗調)适才間我从大街过，
她二人耍笑胡指戳，
自古尝言講說好，
妇人那里是非多。
寬轉几步那旁过，
佯裝不睬奈若何。(下)

王氏：看了个生厌。

胭脂：哎吆嘿！几乎将奴墜下楼去。

王氏：你可認得此人？

胭脂：这里不是講話之地，你我下楼再敘。(二人下楼来)

王氏：請問大姑娘，适才那人大街所过，你看那人相貌如何。

胭脂：真乃一表人才。但不知那街那巷居住，名喚什么。

王氏：姑娘那知，那相公名喚鄂秋隼，故孝廉之子，以在南街巷居住。也是个儒学生員。以我心中所見，那相公的容貌配姑娘的人才，兩不辱沒，姑娘心意如何。

胭脂：你我講話中間，何出相戲之言？

王氏：何謂相戲，我的姑娘呀。

（崗調）姑娘不必太執拗，

婚姻之事花前遊？

倘若將此人丟過手，

難道說你要配王侯。

胭脂：（接唱）嫂嫂不必那樣講，

羞得我臉上冒紅光，

自古嘗言講的好，

遣嫁婚姻由爹娘。

王氏：姑娘言者是理，我便告辭。

胭脂：送嫂嫂。

王氏：免送。（下）

胭脂：（五更）嫂嫂離門庭，

低头自思情，

一見鄂郎春心動，

引得奴意馬不安寧。（下）

第二場 探 病

（毛大上）

毛大：（緊訴）可惱賤人太薄情。

咱家毛大。可惱王氏賤婦，只因她丈夫龔存，久出他鄉。

賤婦在家私通宿介娃娃一人，做出許多苟且之事。咱家也

有几回前去求情，賤婦執意不从。將這莫要說起，不該將

咱百般叫罵。只說這口惡氣……有了；我想这几日龔存不

在家中，料他二人日夜交好，我不免暗里捉姦，倘若拿住姦情之事，何愁贱妇不从我的姻亲之事。

(紧诉)可恼贱妇太薄情，
叫骂咱家理不通，
任凭你二人倒鸾凤，
怎知我暗里捉姦情。(下)

(卞妻扶胭脂上)

胭脂：(慢诉)红颜女命薄，
点点血泪落，
自那日去盯望在楼阁，
知心话儿难对人学。

卞妻：且问今天病势如何？

胭脂：母亲承问，大料儿在世少，入土的多。

卞妻：我儿好好将养，为娘去唤你那舅家嫂嫂，来与你作伴。

胭脂：母亲言者是理。即去速来。

卞妻：何待叮嚀。(下)

胭脂：观见母亲走去，裙钗自思，自从那日高楼盯望，暗里见了鄂郎，无意之中，动了奴的春心，数十余天，一直染病在床，细思想奴乃闺阁裙钗，哎呀，此事该对谁学。

(西京)身坐床边自嗟叹，

知心的话儿对谁言，
自那日高楼去盯望，
那料想遇见鄂秀才。
前影儿真情未瞧见，
他低头移步走那边，
白衣素裳容貌罕见，
正直飘然赛潘安。

王大嫂相戏曾玩线，
引得奴意马却难拴，
背地里我把二老怨，
自古说女人从夫难，
他二老作事失主见，
休怪我恨地又怨天。

(躺下。卡妻王氏相伴上)

王 氏：(崗調)听说姑娘染病患，
不由人心中似油煎。

卡 妻：(接唱)未动问小蠢才热红烧脸，
这件事倒叫我难解难言，
此一去还要你好好相劝，
且问她因何事愁忧不堪。

王大嫂来到我家门前，请来前行。

王 氏：前边带路径了。

(崗調)低下头儿进庄院，
我要详细问一番。

卡 妻：(接唱)王大嫂你且亲身探望，
我奔厨下要煮茶汤。

王 氏：各讨方便。

(卡妻下)

(接唱)揭开了纱罗帐用目细看，
浑身上如朽木一样一般。

姑娘苏醒，姑娘苏醒，嫂嫂探望你来了。

胭脂：(慢长城)

昏昏沉沉正做阳合梦，
忽听得耳边有人声，

慢慢的睁开愁眉眼，
原来是嫂嫂面相逢。

王 氏：怎样成了这般光景。

胭脂：（长城）嫂嫂该知来路情，
妹妹不言你自明，
自那日清明玩佳景，
但不知怎样中寒风。

王 氏：呵。

（钊缸）妹妹不必把我哄，
嫂嫂心内明似灯，
说什么伤风染疾病，
分明你高楼上中了鄂生。

这是大姑娘，你这病那是伤风冒冷，分明是中了鄂郎。你说不是也不是？

胭脂：哎，这个。

王 氏：这个什么，不怪说大姑娘中了此人，提起此事，我先可爰。

胭脂：嫂嫂，看妹妹成了这般光景，你还辱践妹妹。

王 氏：我的大姑娘。

（钊缸）姑娘如此作态状，
休怪我出言太猖狂，
你非是伤风染病惹，
你不过专思念鄂郎。

胭脂：哎，你说啥呵。

（扶唱）嫂嫂你把话错讲，
奴家非是卖花娘。
诚恐外人瞧见了，

背地里道咱話短长。

王 氏：犬姑娘，依你言道，自从清明直到如今，薦薦想想的，你不是專为鄂生，再为何来？

胭脂：嫂嫂講話奇怪，奴家一非念他，縱然念他，你說該怎么样？

王 氏：以我之見，不如你暗中私通。

胭脂：住口，私通什么？

王 氏：不如私通那人。一来病可好，二来你二人方可到老。豈不兩全其美。

胭脂：哎，奴为百年諧合，不为一夕之乐。倘若鄂郎足下无有訂婚，唯愿他为求婚，方可易得。若論私通，万万不能。哎，你讲到那里去了。

王 氏：我明白了。

（崗調）賢妹对咱吐真情，
我情愿中間作冰人，
此一去与他傳音信，
管保秦晉兩成婚。

姑娘展放寬心，此一前去，管保成功。我即告辞。

胭脂：送嫂嫂。

王 氏：免送。（下）

胭脂：（五更）听言喜心寬，
解去我心上煩，
但愿此去玉种藍田，
也不枉奴家專念常掛牽。（下）

第三場 偷 情

王 氏：（銀扭絲）

我和那卞翠云拉起閑話，
整整的大半天未曾回家，
開開門兩扇，
移步到我家，
怎不見宿郎夫來玩耍。

(宿介上)

宿 介：(接唱)紅日滾滾墜西山，
妻子將咱苦留戀，
不見姣娘面，
心下好忙亂，
偷閑空前去扯閑談，
正行走抬頭用目看，
不覺得來到她家門前。
低聲將門喚，
開門。

王 氏：(接唱)何人叩雙環？
誰呀？

宿 介：(接唱)我是你宿郎夫來与你作伴。

王 氏：(五更)听言喜在心，
上前開柴門，
叫声宿郎急忙快進，
進來。

急忙上前掩柴門。

宿郎請坐。

宿 介：有坐。

王 氏：好笑，好笑，真真的好笑。嘿嘿嘿嘿。

宿 介：无故發笑為何？

王 氏：宿郎有所不知，只因清明佳节，我和翠云在她家楼上四处
 仰望，哪料想鄂秋隼从大街经过。誰想翠云思念鄂生，一
 直染病在床，真是女大不可留，留下結冤仇。說到其間，
 当真可笑。

宿 介：卞老儿什等之人，难道說教訓下如此的女儿，我全然不
 信？

王 氏：宿郎有所不知，我和翠云交好，奴因探疾，漏出如此情
 分，此話你且斟酌斟酌。

宿 介：听你之言，此事当真？

王 氏：岂能道謊。

宿 介：且慢。咱俩个說哩，我想卞翠云如此想念鄂生，倒有許多
 暢快。我不免假充鄂生前去求亲，有何不可。誠問姣娘，
 卞小姐如此想念，你是怎样对答？

王 氏：奴家許下中間做媒。你前去暗里致意鄂生，命他夜晚偷花
 盜柳，翠云正在不測之际，一到成功，方可完成你那窗友
 之心。

宿 介：話讲哪里。鄂秀才虽少年，倒有冲天志气，倘若不允，恐
 做了泼水难收。我有一言和你商量，不知你意下如何？

王 氏：宿郎有何貴言請讲。为妻焉敢不从。

宿 介：是我心想假充鄂生前去，可曾通得？

王 氏：正可去得，怕着什么。

宿 介：白昼前去，怕的卞老夫妻若果問起，該拿何言答对，到晚
 上前去，胭脂唱叫，如何是好？

王 氏：宿郎勿忧。奴家明天以奔她家，一来假装探病，二来巧言
 說合于她，怕她不从你的姻緣，

（五更）开言陪笑脸。

宿郎夫心放宽，